

(文化薈萃) 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行程前雜記

(原載於 2011 年 07 月 19 日市民日報)

契 機

1939 年至 1965 年期間，奧地利音樂家、慈幼會會士司馬榮神父（Father Guilherme Wilhelm Schmid 1910-2000）應澳門高若瑟（José da Costa Nunes 1880—1976）主教之聘，在澳門聖若瑟修院教授音樂。旅澳期間，他創作的大量音樂作品，於 1966 年離澳返回奧地利時並無帶走，幾乎全部留在澳門。

2010 年是司馬榮神父百齡冥壽，為了紀念他，他的家鄉 Hornstein 鎮政府計劃於該年 10 月舉行一連串活動，而本澳嚶鳴合唱團應邀，於今年 8 月 12 日於 Hornstein 舉辦的「司馬榮神父在澳門的創作演唱會」，便是其中一項極具意義的紀念活動。嚶鳴合唱團能參與其中，過程可說迂迴輾轉。

司馬榮神父文獻展覽是上述活動中的一個項目，但主辦方缺乏 1939 年至 1965 年期間的有關文獻，於是 Hornstein 向屬中國慈幼會省的香港慈幼會財務長梁熾才神父求助，梁神父則請求澳門慈幼學校音樂教師（司馬榮神父的學生）朱永德幫忙。朱老師與嚶鳴合唱團團長林平良相識，又知嚶鳴近年致力於澳門本土音樂工作，於是詢問是否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協助，林平良一口答應下來。

司馬榮神父在澳門的資料頗多，由於時間緊迫，於是發動 IT 界朋友，連日緊密地利用電子技術整理資料，連同嚶鳴合唱團 2008 年錄製的《二十世紀初至今的澳門本土合唱作品選》專輯一起送往 Hornstein，對方收到後隨即來函致謝，並邀請嚶鳴合唱團於 2010 年 10 月到 Hornstein 舉行司馬榮神父作品專場演唱會。由於 2010 年 9 月嚶鳴要到上海世界博覽會演出，估計 10 月成行的可能性不大，於是將「奧地利音樂之旅」推延至今年 8 月。

司馬榮神父

在《鮑斯高家庭通訊》第 167 期中，有一篇葉際趨修士的文章《憶司馬榮神父二三事》，文首對司馬榮神父外貌有這樣的描述：「從四十至八十（？）年代，澳門慈幼學校的學生（尤其是寄宿生），相信沒有不認識司馬榮神父的；高高的個子、胖胖的身軀、紅紅的臉龐、短短的鬍子。因他右腳曾受傷，走起路來有點蹣跚的樣子，尤其是看他上樓梯時，相當吃力。」

《嚶鳴集一》中關於司馬榮神父有這樣的記載：

「司馬榮神父 1910 年 4 月 26 日生於奧地利柯斯坦鎮（Austria, Hornstein），幼年時已從其祖父家培養了對音樂的興趣；1922 年在音樂之都維也納的一所慈幼會創辦的中學唸書；1928 年加入慈幼會，並負責指揮在溫地華多府

（Unterwaltersdorf）學校的歌詠團和銀樂隊，直至 1933 年到德國攻讀神學和哲學為止；期間，司馬榮神父繼續在維也納音樂學院進修音樂；1937 年晉升鐸品後，在弟羅勞（Tirolo）和夫麥斯（Fulpmes）教授音樂；1939 年應邀來澳門主持聖若瑟修院複音樂團及指揮管弦樂隊，並教授額我略聖樂；在澳期間，曾擔任澳門警察銀樂隊指導員達 12 年之久；後來更兼任澳門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音樂教授和慈幼中學校長；1966 年 7 月，因健康欠佳返回奧國靜養。」

「返奧後，司馬榮神父始終退而不休，在溫地華多府廣收門生，教授管風琴，同時又擔任當地一個名為『Tambuizza』管弦樂團（Orchestra Folcloristica）的指揮。」

「在澳門期間，司馬榮神父寫作了無數中文和拉丁文聖歌，都是簡易而熱情洋溢，引人入勝的調子；他又為當時的警察銀樂隊編寫了不少樂譜，他的音樂經常在電台播放及在公眾場所演出。」

「司馬榮神父真可謂是一位多產而深受本澳人士歡迎的偉大音樂家。」（註：據林平良團長說，這段資料經前主教林家駿的修改和確認。）

司馬榮神父在澳門

司馬榮神父在澳門從事音樂工作 27 年，可謂桃李滿門，不少人受他培育而成材，主教高秉常和林家駿，神父如區師達、莫慶恩、鄧思恩、李冠章、劉志明（台灣）、吳天福（美國）、梁加恩（澳洲）、陸達初（香港）以及香港現任主教湯漢都是他的學生，甚至著名音樂家林樂培先生也曾受教於司馬榮神父，並非常欣慰地說「司馬榮神父是我的音樂啟蒙老師，沒有他便沒有今天的林樂培。」

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酷愛音樂的澳門名人羅保博士（Pedro José Lobo 1892-1965）與司馬榮神父關係很好，在音樂方面深獲司馬榮神父的教益。關於司馬榮神父與羅保博士的關係，查偉革（Veiga Jardim）指揮在一篇關於羅保的文章中引述了區師達（Áureo Castro 1917-1993）神父一段的憶述：「有一天，來自奧地利的司馬榮神父，慈幼會的音樂教授，決定將羅保的一首歌編成合唱曲，並在適當的場合演唱，藉此向這位深愛孫兒的朋友致意。由於這旋律是原創的，司馬榮神父毫不猶豫在樂譜上冠上作者的名字—羅保。」（見《Macau》雜誌 1992 年 10 月號第 64 頁）

儘管除了我之外，嚶鳴合唱團的其餘團員，均未見過司馬榮神父，但對他的名字和作品卻並不陌生。我本人和部分團員也曾跟他的學生學習音樂，林平良甚

至珍藏了司馬榮神父的大量手稿，還曾與在奧國的司馬榮神父通信並獲神父准許出版他的音樂呢！

近年，嚶鳴合唱團致力發掘和推廣澳門本土合唱作品，對司馬榮神父的作品也下過一番工夫。因此，可以說嚶鳴合唱團與司馬榮神父已在精神上建立起非常密切的關係。

我有緣見過司馬榮神父。1958 年我在慈幼學校唸書，曾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每星期日參加慈幼學校舉辦的「慶禮院」，在學校我常見司馬榮神父指揮慈幼的銀樂隊奏樂及步操，也看過他創作的輕歌劇，有時在街頭如南灣花園也偶見神父指揮警察銀樂隊。音樂成就卓著的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創辦人及前院長區師達神父是司馬榮神父的高足，七十年代時我常就音樂寫作的問題向區神父求教，他也常把司馬榮神父掛在口邊。雖然我與司馬榮神父談不上有直接的認識，但因音樂工作的關係，司馬榮神父的形像在我心中異常鮮活、親切和深刻。

司馬榮神父對澳門的貢獻，尤其對音樂人才的培育以及音樂的發展、傳承和影響是功不可沒的。司馬榮神父的名字永鑄在澳門的音樂史冊中。

司馬榮神父與澳門的本土音樂

嚶鳴近年致力搜集澳門本土音樂樂譜，尤以合唱的為主要對象。在我們所搜集到的本土合唱作品中，司馬榮神父的宗教作品佔了好一部分。

其實，司馬榮神父在澳門，除在聖若瑟修院主理音樂事務外，也指揮澳門警察銀樂隊長達 12 年之久，還擔任慈幼學校校長（1960-1966）並長時期指揮該校的銀樂隊。在澳門期間，司馬榮神父為修院寫聖樂，當然也會為銀樂隊寫作，這從林平良最近搜集到的司馬榮神父的管樂作品的手稿可獲得證明。

可惜的是，在慈幼學校我們並沒有發現這類作品，而在警察銀樂隊方面，曾聽說該樂隊在整理資料時將之廢棄，如果真的如此，那實在讓人扼腕！此外，司馬榮神父也曾寫過輕歌劇，我小時候就在慈幼學校看過，高天予神父也說過《可愛的童貞花》是歌劇中的選段。司馬榮神父與羅保博士是好朋友，在後者的音樂寫作上，司馬榮神父提供了不少協助。對此，區師達神父、多位較年長的神父以至查偉革指揮也曾有談及過。

從我們搜集到的澳門本土合唱作品中發現，幾乎所有作者都與司馬榮神父有着直接和間接的關係，有直接關係者如區師達、林樂培、劉志明、鄧思恩、林家駿、莫慶恩、李冠章、梁加恩等；有間接關係的如羅保、林平良、黃卓威及本人。

可見司馬榮神父在澳門音樂史上的地位是多麼關鍵，影響是多麼重要！

策劃行程

為籌備「奧地利音樂之旅」，一直與我們保持聯絡的是 Hornstein 的 Dr. Guenther Stefanits。他自謙在這方面毫無經驗，但會盡力協助我們直至「完成任務」。經多次坦誠溝通，「奧地利音樂之旅」初步安排於今年 8 月 9 日至 19 日期間，「司馬榮神父在澳門的創作」的專場演唱會定於 8 月 12 日假 Hornstein 的 St. Anna Parish Church 舉行，14 日在彌撒中獻唱，16 日安排在著名的 Haydn Hall in Esterhazy Palace in Eisenstadt 舉行一場司馬榮神父以及與他有關的人士的合唱作品演唱會。

後來因得知 Haydn Hall 沒有風琴設備，因而節目單改為以演唱澳門本土合唱作品為主題。未幾，Dr. Guenther Stefanits 考慮到奧地利人每年多在暑期外遊，Haydn Hall 的 1200 個座位難以保證滿座，於是建議 16 日的演出改在約有 300 個座位的 Haydn Church in Eisenstadt 舉行。據悉，海頓的墓地就設在這聖堂的範圍內，海頓生前用過的風琴也安置在聖堂內。

聖堂為洛可可風格的建築，音響亦很理想，能在紀念交響樂之父海頓的聖堂演唱是彌足珍貴的機會，嚶鳴豈能錯過？於是 16 日的演出地點便一鎚敲定，但仍是以「澳門本土合唱作品」為主題。稍後，考慮到部分團員的假期安排，雙方協議將 8 月 16 日的演出提前至 13 日舉行。

至此，有關音樂的整個活動安排如下：

12/8/2011 司馬榮神父在澳門（1939-1966）的創作演唱會（St. Anna Parish Church in Hornstein）

13/8/2011 澳門本土合唱作品演唱會（Haydn Church in Eisenstadt）

14/8/2011 在 Eisenstadt 的 Haydn Church 的彌撒獻唱

15/8/2011 在 St. Anna Parish Church 的彌撒獻唱

兩場演唱會的節目單擬定如下：

在 8 月 12 日的節目單中，有一首林樂培的作品《永遠安息》，老人家知道了我們這項活動後特別囑託我們屆時一定要演唱這首歌，以表達學生對老師的敬意。

關於這場音樂會 encore 的問題，當初我想既然是司馬榮神父作品專場，在 encore 時再介紹他的作品意義不大，因此就不設 encore 曲目。後來又考慮到不設 encore 總是不妥當，於是選了司馬榮神父的兩位較有代表性的學生區師達和林樂培的作品作 encore 之用。

這樣，既可彰顯司馬榮神父在澳門的教育成果，亦可揭示澳門音樂的傳承與司馬榮神父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 8 月 13 日的節目單中，我選了一首（encore 中的 Agnus Dei）奧地利作曲家海頓的作品，以表示對奧地利朋友的尊重和情誼，更希望藉着這份節目單，向奧地利的愛樂者推介澳門本土合唱作品，進而讓他們認識澳門的上層建築。

至於 Missa Sacri Cordis（聖心彌撒曲），這是作者 Luca Uggias 向嚶鳴致意的作品，他在 2010 年 12 月 5 日嚶鳴的周年音樂會「這是澳門」上親自指揮這部作品作為正式世界首演。因此，Missa Sacri Cordis 對嚶鳴來說意義非凡。Dr. Guenther Stefanits 要求我們唱一些葡國民歌，因此我們應要在第一部分以一首葡國民歌 A Machadinha（小斧頭）啟動這場音樂會。

至於兩台彌撒，我們熱切期望 Dr. Guenther Stefanits 能安排當地的合唱團與我們一起交流詠唱。向一個音樂國家的合唱團學習是此行的其中一個目的。在 St. Anna Parish Church 的彌撒中，嚶鳴將會獻唱司馬榮神父所作 Missa Salve Regina（申爾福彌撒曲），全套共 6 個部分：垂憐曲、光榮經、信經、歡呼曲、讚美曲和羔羊經。這部彌撒曲也是 12 日節目單中的曲目。

此外，經會議決定，在行程前 2011 年 7 月 24 日在澳門舉行「司馬榮神父在澳門的創作」預演，如此，既可讓澳門的愛樂者先聽為快，嚶鳴又可作一次公開的正式綵排。

整理司馬榮神父的合唱作品

對於 Missa Salve Regina，林樂培先生早前問我，一個混聲合唱團怎麼唱全男聲的作品？我告訴他 Missa Salve Regina 是司馬榮神父少有的混聲作品。他很驚訝地說：「原來司馬榮神父竟有寫過混聲的聖樂作品！」其實，司馬榮神父多是為了實用及因應當時聖若瑟修院的修士或學生均為男性這種條件而創作，混聲的作品真是鳳毛麟角。

出於實際應用及受當時聖若瑟修院的修士或學生全為男性的條件所限，司馬榮神父的作品中全男聲的佔了絕大多數。其實，司馬榮神父的作品無論屬甚麼結構，均應「原汁原味」本真地呈現給聽眾。但嚶鳴是混聲合唱團，且男聲人數又少得可憐，因正準備前往奧地利介紹司馬榮神父的合唱作品，為了有足夠數量的合用歌曲，無可奈何地要將原為全男聲的作品改編為適合混聲合唱所用，這首要的工作，無疑要落在作為指揮的我的身上。

改編司馬榮神父的作品於我而言是艱巨的「工程」，因我既非科班出身，寫作音樂又一向過於「自由」，要我規行矩步地做這些「功課」實在叫我皺眉，一

且改編出了紕漏，徒勞無功尚且不計，更會破壞和褻瀆了司馬榮神父的作品。然而，擺在面前的項目對澳門文化和嚶鳴實在意義重大，說做或不做身不由己，惟有以破釜沉舟之勢，懷着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情，小心謹慎地着手改編的工作。認真研究和分析了司馬榮神父的作品及其風格，發覺司馬榮神父的作品在本質上趨近於舒伯特，但少了舒伯特固有的「淡淡哀愁」。

總的說來，司馬榮神父的音樂是明朗的，很人性化，溫暖親切又熱情洋溢，充盈着一種澄明剔透的浪漫氣質，很能愉悅人心；他的和聲很傳統，簡單規整，毫無艱澀難明的進程；他以不經意的筆法寫出的旋律流暢自然，婉約脫俗，柔美動人。如果你聽過他寫的《可愛的童貞花》，你一定會認同我的看法。

整體來說，司馬榮神父的音樂，平易而不失內涵，優美而不矯情，既率直又純粹，而其中的「平易」往往就是深厚功力的呈現。

在改編的過程中，最讓我頭痛的就是原稿中某兩個聲部的旋律合而為一的結構，如改編時這些旋律恰恰能落在兩個男聲部或兩個女聲部時，就盡可能如原作將之合一，否則就會出現連續的平行 8 度。為免出現這種不規則情況，有時迫不得已要用休止符處理或按伴奏的結構改動，甚至要大膽地作一些調整。經 3 個月的「緊張」工作，由部分團友協助打譜，目前已完成改編 6 首歌曲，加上原屬混聲的 Missa Salve Regina 和其他兩首聖歌，以及林樂培先生改編的一首，足以供一場音樂會演唱了。

目前，我們正為「奧地利音樂之旅」作加時加點專心仔細地練習，期望能在一個音樂國家的舞台上呈現出有水平、有代表性和別有意義的音樂盛宴。

文化回流

70 多年前，司馬榮神父自奧地利來到地處神秘東方的澳門，在這裏從事音樂工作，寫作只是授課之餘的率性而為，怎會預料到他的作品在他回歸天國後竟價值非凡，成為澳門非物質文化的瑰寶，在「澳門的聖樂在鄰近的地域之中獨具優勢」建功，他本人亦成為澳門二十世紀的重要音樂人物。

而今，作為一個民間普通組織的嚶鳴合唱團，在使命感驅動下，近年積極開展本土音樂工作，已錄製了一盤《二十世紀初至今的澳門本土合唱作品選》專輯。這些原來因時空間隔而互不相干的個別因素，因緣際會，在奧地利「禮失求諸野」的需求下，竟合力催生了一起別開生面的奇妙文化交流事件——司馬榮神父作品回歸故鄉。

「司馬榮神父作品回歸故鄉」不僅為澳門作為東西文化交流平台提供了一個鮮活的鐵證，一個罕見的文化倒流的例證，而且是對嚶鳴合唱團本土音樂工作的

一個肯定，使嚶鳴的本土音樂工作進入另一個更高層次的領域。嚶鳴合唱團不但在這種文化回流中作為先鋒而樹立典範，而且為今後類同的文化交流開拓了新的道路。

展 望

因「奧地利音樂之旅」，我們除了積極練習外，還興起了要收集司馬榮神父作品的想法。為此，竟意外地聯絡上身處外地、與司馬榮神父有關係的人士，如慈幼會修士葉際趨和慈幼會前中華會省會長陳興翼神父，後者亦已將他所有的司馬榮神父的作品寄來並提示可聯絡的人士的資料。在陳神父寄來的資料中，有慈幼出版社的刊物，其中就有司馬榮神父的作品。這讓我憶起澳門亦曾有慈幼出版社，亦曾長期定期出版刊物，如《良友之聲》，其中可有司馬榮神父的作品？

司馬榮神父曾指揮澳門警察銀樂隊達 12 年之久，期間亦為該樂隊創作了不少作品，這些作品仍存在嗎？司馬榮神父在澳門工作了 27 年，這期間的前後，司馬榮神父有沒有創作？對於後者，我們打算要求奧地利的朋友協助搜集，8 月抵奧後會為此拜訪有關人士和機構。

收集和整理司馬榮神父的作品以至出版《司馬榮神父作品全集》將是一項遙遠且艱巨的工作，需要澳門各有關界別的實質響應方能成事。無論如何，假如澳門真的成為司馬榮神父作品的庫藏中心，「澳門歷史城區」將更富內涵和生命力。

澳門的本土音樂

西方音樂早於十六世紀已隨基督宗教東來而傳入澳門。與鄰近地域相比，澳門的音樂發展在歷史和宗教傳統的背景上有着絕對的優勢。

事實上，遠東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修院先後在澳門的音樂教育、發展和傳承上擔當了先驅和非常重要的角色，作出了非凡的實質貢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響。

單就聖若瑟修院而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在該修院教授音樂的意大利音樂家馬炳靈（Ferdinando Maberini 1886-1956）和奧地利音樂家司馬榮在澳門留下的音樂作品，便足以讓澳門引以為豪，由他們培育成才且至今仍在創作者廣布世界各地。

馬炳靈和司馬榮以及他們的學生，作品多種多樣，尤其司馬榮神父，如能將他們的作品收集和整理起來，那將成為澳門非物質文化中的一個音樂寶庫。

在這個寶庫中，羅保博士的作品肯定佔有一個空間，儘管關於他的寫作，坊間有不少「代筆」的傳聞，但以羅保博士的名義發表的作品歸根究柢都是澳門的

本土音樂作品，從豐富澳門的非物質文化來看，羅保博士作品就有由本地的有關機構和人士發掘、搜集、整理和表演的價值，這價值是澳門本土文化價值中仍有待回歸和彰顯的組成部分。這部分一日未回歸，澳門本土文化就有所缺失。嚶鳴合唱團近年費心費時孤軍致力的有關澳門本土合唱作品的工作僅是澳門本土音樂的冰山一角，有關澳門本土音樂的大量工作更仍有待政府以及相關機構、團體和各界熱心人士來做。

後 記

香港資深影評人和影片製作人何威先生得悉我們的行程後，主動表示希望隨團前往，將整個活動過程以紀錄片形式記錄下來，其中包括對當地的相關人物的訪談內容。對此，我們表示歡迎，但因我們經費不足，團員也要自付一部分費用，根本不能負責他的行程費用。然而，何先生爽快地表示，既然團員自費，他也自費好了。

嚶鳴合唱團指揮 伍星洪

（編者按：本月 24 日將刊出《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預演專訪》，敬請垂注。）